



魯迅、許廣平和周海嬰（資料圖片）

潮流時興「亂稱呼」

文  
佳



稱呼，表示被呼喚者的身份、地位、職業等等。正確適當地稱呼別人，本是人際交往中基本的禮儀規範。但如今在內地，國人卻時興「亂稱呼」。亂稱呼的原因，既有為了「將關係拉向親密」、「縮短人際距離」、「討好對方」、「套近乎」、「填平代溝」，又有為了謀取商業利益……

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，家庭成員之間的稱呼變異，可窺見「亂稱呼」現象一斑：

如今，夫妻之間的稱呼，已從肉麻型轉向天真型幽默型。「哥」「妹」相稱已古老，「親愛的」已過時，時下新潮年輕夫妻之間的稱呼五花八門：既有跟着兒女叫「爸爸」、「媽媽」的；也有降低輩份像父母稱呼兒女那樣稱呼配偶「寶寶」、「妞妞」、「仔仔」、「女女」的；還有提高輩份，以未來孫子的口吻稱丈夫「爺爺」、「姥爺」、「外公」、「公公」，稱妻子「奶奶」、「姥姥」、「外婆」、「婆婆」；更有年輕調皮的夫妻，以屬相戲謔稱配偶「蠢豬」、「懶蛇」、「笨狗」、「瘦猴」，或模仿古裝戲稱呼「相公」、「娘子」……

如此稱呼，與八十年代後出生的中國內地獨生子女有關，他們即使已為人父母，也充滿孩子氣，老天真、老頑童多。一些怕老扮嫩的八十後媽媽，甚至不准孩子在外人面前叫媽媽，只准叫「姐姐」。而新一代孩子們崇尚平等，也願意與父母「平起平坐」，於是，在都市一些新潮的家庭，出現了父母子女之間以兄弟姐妹相稱的現象。例如，潮女向爸爸要錢說：「大哥，多給點兒零花錢好嗎？」潮女對媽媽說：「姐姐，今晚的菜太淡啦，沒錢買鹽啊！」潮女對妻子說：「姥姥，我今晚有應酬不回來吃飯」；潮女撒嬌抱怨丈夫：「寶寶，你又不乖啦」……另外，還有新潮家庭兒女直呼父母名字，父母也樂呵呵地答應。

如今，除了在家庭和在朋友圈中，「亂稱呼」在商場也很普遍。

在市場，嘴甜的小販兜生意時，喜歡稱呼女顧客「淑姐」，稱呼男顧客「老細（即老闆）」。有阿婆駁到：「我都是七十歲啦，你還叫我『淑姐』」，小販趕緊討好說：「是嗎，你看上去最多五十歲」，說得阿婆心花怒放。

最離譜的是，某些醫藥保健品推銷員，為拉攏老年顧客，大打「親情牌」，見到老人就稱「爸爸」、「媽媽」，左一聲「爸爸」，右一聲「媽媽」，喊得老年顧客心裡甜甜的，然後再推銷商品。例如，一些保健品促銷講座，主講人開場第一句就肉麻地大喊：「爸爸媽媽們好！」

在職場，謀生不易的小職員在稱呼上也極盡討好之能事。譬如，稱呼副職領導一律稱「副」，稱副局長爲「局長」，稱副科長爲「科長」……乖巧的新同事則謙卑地稱呼老同事「老師」。甚至有公司職員，稱呼上司「契媽」、「大佬」……對於「亂稱呼」，有人極力反對；但也有人說，稱呼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。

候車室裡



這是家鄉的車站。候車室裡喧鬧是喧鬧，但氣氛平和。天氣無異常，道路無異常，班次基本正點。這是規劃得蠻不錯實行起來也基本沒走樣的美好世象。我和妻子乘車回佛山去。車還有十分鐘才開。我們所在的間隔，長椅差不多坐滿，只有一個空位。我讓妻子一個人坐，我到相鄰的間隔去。巴士當然是篤定能坐上的，只是等有點無聊。明明標着「非吸煙區」，旁邊一位農民模樣的中年漢子，卻以極安分的姿態，閑閑地抽著嘴煙。我被熏着，卻不好意思說他。

在味道複雜的煙氣中，飄過一陣風。是一位擦鞋女子，她以最專業最專注的目光搜索所有擋在地板上的鞋子。很快，注意到了我的皮鞋。目光交會

隨處可見，而且以四方街爲中心，越向外，價格也越便宜。重要的是一邊吃着這風情萬種的粑粑，在其他地方根本無本法體味到的。麗江粑粑似乎成了麗江古城的一枚美飮標籤，在這裏，可味道卻一點也不會打折扣。其實，價格的貴賤並不是一件太重要的事。重要的是一邊欣賞着這冰清玉潔的古城美景，那種美妙的感覺是在

## 對魯迅的第一印象

人與事

對魯迅的第一印象，唐弢寫得很簡練，「對魯迅的第一印象，是這樣：身材高大，穿藍長衫，戴帽子，平頭短髮，整齊地梳到後面，像一把刷子。臉型和一般中國人的臉一樣。在我的腦海記憶中留下了一副表情豐富、機靈生動、為我出生入死，文風卻有近魯迅之處，這些論敵便將攻擊的矛頭指向了魯迅。魯迅不以爲意，對這位後生倒是頗爲欣賞。他們相識在一家刊物的宴請中，輕鬆的環境，也使魯迅的心情放鬆了許多，可能也是讓唐弢與鄭振鐸的印象頗爲不同。

「他的個子矮、身體弱，穿一件乳白色綢衫，着軟底布鞋，不戴帽子，平頭短髮，整齊地梳到後面，像一把刷子。臉型和一般中國人的臉一樣。在我的腦海記憶中留下了一副表情豐富、機靈生動、為我出生入死，文風卻有近魯迅之處，這些論敵便將攻擊的矛頭指向了魯迅。魯迅不以爲意，對這位後生倒是頗爲欣賞。他們相識在一家刊物的宴請中，輕鬆的環境，也使魯迅的心情放鬆了許多，可能也是讓唐弢與鄭振鐸的印象頗爲不同。

魯迅在不同人心目中的樣子，也能讀出回憶者的對魯迅的態度。一位電車售票員在內山書店見到了魯迅，「陰天，暗得很，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個瘦瘦的，五十上下的中國人，穿一件牙黃的長衫，嘴裡咬着一枝煙嘴，黃裡帶白，瘦得教人擔心，好一燃一燃，騰起一陣一陣的煙霧。」他的面孔是黃裡帶白，瘦得教人擔心，好一燃一燃，顯然好久沒剪了，卻一根一根精神抖擻地直豎着，鬍鬚很打眼，好像濃墨寫的練字「一」字。」那天，魯迅見他生活窘迫又愛書，便將自己譯的《毀滅》送給了他。曹靖華譯的《鐵流》只收了他一元錢。四年後，魯迅去世，他寫了《一面》，表達了對魯迅深情的懷念和真誠的崇敬。文章上落的名字叫阿累，想是北京大學的教授馬裕藻是魯迅的好友，魯迅的另一位好友曾記述過馬裕藻的筆名吧。

女兒馬珏第一次見到魯迅的印象：「聽說魯迅來訪她的父親了，她便高興之極跳

躍出去看，只覺得他的帽子邊上似乎有花紋很特別。等到掛上帽架

，她仰頭仔細一看，原來不過是破裂的痕跡。後來，她對父親說：

「周老伯的樣子很奇怪。我當初想他一定是着西装，皮鞋，頭髮分

，輕易不見笑容。他的談吐遲緩而有力。漸漸的談下去。在那裡面

，你便可以發見其可愛的真摯，熱情的鼓勵與親切友誼。他雖然不笑

，他的話卻能引你笑。」鄭振鐸是一位嚴謹的學者，第一印象從他

的描述中，似乎可以看出来他與魯迅第一次相見，都有些正襟危坐的樣子。

對魯迅的第一印象，唐弢寫得很簡練，「對魯迅的第一印象，通姓名以後，他笑着說：『你做文章，我挨罵！』」接着就談到叭兒們的陣容，怎樣談法呢，現在已記不清楚了。」當時，唐弢發過一些雜文，雖出茅廬不久，文風卻有近魯迅之處，這些論敵便將攻擊的矛頭指向了魯迅。魯迅不以爲意，對這位後生倒是頗爲欣賞。他們相識在一家刊物的宴請中，輕鬆的環境，也使魯迅的心情放鬆了許多，可能也是讓唐弢與鄭振鐸的印象頗爲不同。

「他的個子矮、身體弱，穿一件乳白色綢衫，着軟底布鞋，不戴帽子，平頭短髮，整齊地梳到後面，像一把刷子。臉型和一般中國人的臉一樣。在我的腦海記憶中留下了一副表情豐富、機靈生動、為我出生入死，文風卻有近魯迅之處，這些論敵便將攻擊的矛頭指向了魯迅。魯迅不以爲意，對這位後生倒是頗爲欣賞。他們相識在一家刊物的宴請中，輕鬆的環境，也使魯迅的心情放鬆了許多，可能也是讓唐弢與鄭振鐸的印象頗爲不同。

「他的個子矮、身體弱，穿一件乳白色綢衫，着軟底布鞋，不戴帽子，平頭短髮，整齊地梳到後面，像一把刷子。臉型和一般中國人的臉一樣。在我的腦海記憶中留下了一副表情豐富、機靈生動、為我出生入死，文風卻有近魯迅之處，這些論敵便將攻擊的矛頭指向了